



第一幕

時：「八一三」抗戰數月後，倭寇鉄蹄踏進長興城的某一天下午。

地：長興南鄉。

人：蔡金花：（又名一飛）二十九歲，矮胖的身材，圓圓的臉兒，一個雷厲果決的女俠。

蔡母：上六十歲年紀，一個跑江湖歷盡世故的老婦人。

蔡大槌：一個倔強的老頭子，蔡母夫家的族人。

王老二：一個已自新的綠林好漢，過去是蔡金花丈夫鄭大郎的部下。

趙彪：鄭大郎昔日舊部。

胡文國：大學生，家破人亡，隨蔡起義。

支義聲：曾充公安局長，隨蔡起義。

會固：會充團附，隨蔡起義。

李庚夷：會充管長，隨蔡起義。

蔡二嬌：深明大義的老鄉婦。

景：某莊農舍，古色古香，是農村裏一個中產以下的廳堂，正中的格子窗正打開着，隱約裏可以看見白雲遮樹和長泗公路的一段，右邊一個通內室的門，左邊一門正透着外室。

是過了正午一二小時以後的時分，日光已打斜，格子窗外光線強烈，微微地聞到軋軋飛機聲。

（幕啓時，蔡母深思地呆坐着，有點甲費急，可是又無聲無息的乾想，時起朝格子窗外望，像等什麼似的。）
樵坐在旁抽煙，精打聽蔡母無謀，欲言又止，欲止又言。

蔡大槌

(下體)大嫂子！

(蔡母正注視着窗外，好像沒聽見似的，無聲息。)

槌 (再來一句)大嫂子！

蔡母

(下簡稱母)唔。(仍注視着窗外)

槌 (不耐煩，有氣地)我說大嫂子，這幾天，你無神無氣，好像急得不得了？

得？

母 (慨然長嘆)還用問嗎，這幾天看樣子一定要有事了。(稍停)你聽，

微微飛機聲，這不是飛機聲嗎？恐怕戰事打到我們這兒來了！唉！

槌 (唔。(不服氣地)原來你是怕日本鬼子打來！)

母 可不是。(又着急)真糟，金花這孩子不聽話，一溜又是一個多月不回

家，一天如果有事情，不是一家人走散嗎？(言下唏噓)

槌 大嫂了，不必着急，我們這兒是靠着山的鄉下，鬼子一來，就是他媽的鬼子敢來，有道是水漲土掩，怕他怎的？

母（有點壓煩）大槌，看不出你年紀老了，火氣還是老樣子的一點也不改。唉，爲人活，求得一口太平飯吃吃，亦就過啦。

槌（緊握，站起來，有點冒火）太平飯，鬼子打來，還有太平飯好吃嗎？前幾天聽說鬼子進蘇州，一下子就殺了七百多個老百姓，見一個殺一個，連老頭子、小孩子都免不了這樣一刀。（說時把手掌一揚就當做一把刀）還說，姑娘們最糟糕，逃不及的給拉去一千多個，唉！

母（亦受感動，停一會兒又着急）最好，是把金花先找回來。大槌你想個辦法找她回來吧，這孩子真氣人，出門就忘記了回家。

槌（真叫）辦法，金花跑起路來，誰也無辦法找，她她到處爲家，你

知道她到那兒？馬蹟山？湖汶？龍山？張渚鎮？降仙峯？長庚嶺？你
不知道叫我那兒去找，就說你知道她確定住在那兒，可是她腳底下塗
油的，一溜走又叫我那兒去尋呢？

母 唉！在這亂世，萬一她冒風險，那叫我這個老婆子怎麼辦呢？

槌 這一點，大嫂子倒可以十二成放心。別說金花有兩只黑溜溜的眼睛，

蒼蠅公母都瞧得清，不會吃人家的虧，就說碰上的危險，那她一轉身，領
兩手左右開槍，怎麼一轉，那麼一跳，（做個樣兒）無蹤無跡，人眼有
她的辦法？

母 （仍不放心）可是話又要說回來，現在軍火利害，有功夫也靠不住的。
話雖然是這麼說，功夫還是有用的。好比，前面這牆，一個有功夫
的人空手被人家迫在牆的前面，一根槍（旱煙桿子）臨頭，（他）要打他，

他怎麼一跳，跳過牆，子彈打不過牆的，就這麼一

砰，七，七，……（剛，槌喊呼，七，七的時候，王老二佩服亮槍上

場，擋着槍口笑着說）

王老二（下簡耕王）大槌叔在這兒練槍打誰？

槌（事出意外）唔，老二，什麼風把你括到這兒來？

王東洋風把我括來的，哈哈，（轉向王母）老太太，半年沒來請安，老

太太身體好嗎？

母托福，托福，老二聽說你討了親，已經好好兒做人，為什麼又帶着

槍兒出門？

主要上山啦。

母又要跟誰入夥？

王 跟金花姑娘入夥。

母 (急) 呃，我問你，你幾時看見金花？

王 十天前一在綠渚頭口碰到她。她叫我召集慧大哥從前的弟兄們來入夥，預備上山啦。

母 我說老二，你再不要作惡了，唉——(想慚系之)想從前我不該把金花配給慧大，她倆在太湖一帶幹下了許多大案子，你們也在一起的。雖然後來慧大給官府收編當連長，還不是你們這些人不改過，結果慧大給槍斃了，金花亦坐監，到了八月才放出來。現在她好好兒做人，你們又來要她入夥上山，你們幹的有什麼好事，無非要害金花吧了，我勸你早死這一條心吧。金花再也不上山啦！(決絕)

槌 慢着，慢着，大嫂子不要動氣，問個清楚，人家一上就冒人家的火

（轉向王老）老二 究竟現在金花在那兒？

王 大概她現在在龍山吧，她說今天准定回家。所以我把一百二十四個弟兄都帶來在莊口李家山上等她。

母 （真的冒火）什麼 你把土匪都帶來，真的要迫我的女兒去當土匪頭？

王 （初聞蔡母口氣不對，以爲蔡母不願金花再拿槍桿子，及聽到土匪二字，深悟蔡母有所誤會，急急說明）老太太，你老人家聽錯了我的話了。

母 聽錯？

王 你老人家以爲我們再要去做土匪是不是？

母 上山不是做土匪做什麼？

王 （笑）哈，老太太，我們不做土匪，要當軍隊了。

母 什麼叫做游擊隊。

槌 大嫂子，土匪是搶老百姓的，游擊隊是打日本鬼子的，搶日本鬼子的那麼說起來，還是做好事啦？

王 豈不是，幹救國的事。救老百姓的事。

母 （有點笑容，可是也有點懷疑）我老不明白，日本人亦是人養的，從前我在走江湖，日本人賣仁丹的也挺和善，真的現在就像瘋狗一樣。到處殺人放火，強姦婦女嗎？

槌 哈，太嫂子，你看賣仁丹的日本人，表皮挺和善，假仁假義的，一肚子的男盜女娼，我看到人丹牌的鬍子就生他媽的氣？

王 老太太，日本鬼子實在太兇暴了，如果鬼子是人養的話，誰相信會有這樣喪天理的事呢，可是事情確是這樣的，我親眼看見，逃入太湖洞庭

樵

王

母

王

王

王

樵

母

西山的蘇州人，唉，（長嘆）說起來，連我當過土匪的人都要掉下眼淚。不是鬼子進蘇州城，殺了七百多個人，拉去一千多個女人家嗎？不，那是古蘇州城沒逃出被殺被姦淫的事，你知道蘇州人逃上西山的，還被殺得利害！

西山在湖裏，日本鬼子再追去害人？

可不是，那天鬼子十幾隻汽艇，噠七七靠近西山，逃在山上的蘇州人，恨他娘少生他兩條腿，四面圍竄，一陣陣機關槍聲，還有火光，不知道燒殺了好多！我在湖裏看得很親切。第二天還看見許多浮屍，露丟人的，許多女屍還是赤光光的，唉，慘得很！

媽的，媽的。（摩挲擦捧地）

罪過，罪過。（頻頻搖首）

王：還有……（窗聞飛機聲，停止話頭）（王，槌，母三人本能地靠近窗口，向天空搜索）

王：囉，七，（手指着）在那邊，鬼子飛機，三架……。

槌：循長泗公路飛的。

母：眼睛花啦，我看不見。

（轟，七，七，三個炸彈落地聲）

槌：他媽的，鬼子又扔炸彈啦！

母：唉，近我們這兒吧？

王：不妨事，聽聲音，最少離這兒十幾里路。

（飛機聲漸遠而無聞了）

槌：大概是炸在和尙橋吧！

王 差不多。和尚橋離這兒十三里，差不多。（忽然想起）啊，我想起來了，一定炸和尚橋那邊。那邊有了許多草棚，賣點心的，賣食物的，熱鬧得很，而且一兩路上，都是難民，像進山香般的連了大串人，不斷在走路。

植 媽的，三顆炸彈要殺多少人！

母 鬼子真兇！

王 老太太，剛才王老二所說的，總算是吹牛吧？

植 大嫂子，公天是你親眼看到的了吧？

母 鬼子真不是人養的，

王 難道我們眼巴巴等死嗎？不，我們要殺鬼子報仇，我們要當游擊隊殺

去！

槌 對，當游擊隊 我決定來一個。

母 不錯，鬼子要殺我們，我們先要殺鬼子。（堅決地）

槌 老二，你只帶來一百多個人不夠，我想在本鄉也招集一些人來。

母 是啊，人多一點好。你去，你先把鬼子放火殺人和姦淫婦女向鄉里人

說，大家一定要起來跟鬼子拚命的。

王 大槌叔真有理，算得老同胞！（伸出大拇指）

槌 媽的，鬼子殺我們一個頭，我們要殺鬼子三個頭。

（大踏步下，旋又上，大喊）

槌 大嫂子，大嫂子，回來了，回來了！

母 大槌，你發瘋，無頭無腦喊什麼？什麼回來了？

槌 金花回來啦！

母 在那兒？在那兒？

槌 我一出去，就看見她進了莊門了。

王 真的金花姑娘回來？大槌叔。

槌 真的是金花，她還帶着兩根匣子砲，我看得很真切。

母 待我看看去。

（三人剛欲出，蔡金花活躍上場）

蔡金花 （下簡稱蔡）媽！

母 好孩子，一個多月不回家，把媽媽都想死啦！

蔡 你老人家不知道，你女兒正忙着做閻羅王啦。

母 什麼？（莫名其妙）

蔡 （大笑）哈，閻羅王專門打殺鬼子，現在日本鬼子進入長興地界，我要

打殺鬼子，不是當閻羅王了？哈！

母唔！（也笑）你要做游擊隊。

蔡 噢，你怎麼曉得？

王 我告訴老太太的。

（蔡初入，快樂得忘記王老二在場，聽王聲音，一瞥見王）

蔡 老二，我快樂得連你來了都沒瞧見。我正要問你，弟兄們帶來了沒有？

王 帶來一百二十四名？

蔡 槍彈呢？

王 長短槍都有，子彈不多。

蔡 沒關係？游擊隊要多少槍枝子彈，怕鬼子不來奉送嗎。可是弟兄們現

在那兒？

王 莊口李家山上。

(蔡突有所思，掉下幾點英雄淚)

王母

怎麼？

母 好孩子，好好兒爲什麼掉眼淚？

蔡 唉，我太傷心啦。

槌 金花，你剛才不是很快樂嗎？

蔡 是，可是一想起，我太傷心了，你們知道這回鬼子進長興城，殺人殺到什麼地步？

王 聽人家說說，可是不大清楚。

蔡 唉，一條河水都變紅了，城裏燒了一天一夜，死了多少人？誰也算不